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凌昊雨◎著

下

宫斗

死，活了，
棋，上了，
你，只的，
来，想一，
见我，去，
醒，看盘，
醒，看不，
来，是那，
都是楼，
是牵阁，
着里的，
长的，
绳的，
佳里，
的人，
纸数，
鹤着，
在云，
飞彩，
翔。

宫头

下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凌昊雨◎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斗/凌昊雨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5613-4221-3

I.宫... II.凌...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873 号

图书代号:SK8N0213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朱 雨

版型设计: 祝志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6

字 数: 62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221-3

定 价: 48.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1

柳嫔流产的消息传到荣华宫的时候，如熙正在茶水房砸核桃，预备着给皇后做些点心、粥之类的小食，反正皇后爱吃核桃，这段日子就是得尽着皇后的口味给她准备食物。

当在外面伺候皇后的莺歌进来告诉如熙柳嫔流产的消息时，如熙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砸核桃的小锤差点砸到自己的手指上。

“此事当真？”

“是真的，娘娘刚派了人去内务院，让他们派人拿些东西去柳嫔那呢。”

“这……怎么可能呢？”如熙有些想不明白，虽然她在那的时候柳嫔的精神状态是不太理想，但还不至于影响到胎儿的安危，怎么她才被赶走五天，这柳嫔就流产了？

“娘娘刚听到时也不怎么相信，连问了好几遍才确信是真的，娘娘让我过来问问，柳嫔好歹是你的前主子，你要是想回去看看也没关系。”

“谢谢娘娘好意，如熙还是不去，被赶出来的丫头哪还有脸面回去，又是在这个时候，难免不让人觉得是去炫耀。”

“那好，既然不想去就算了，心里也别多想，安心在这里，娘娘不会亏待你的。”

“如熙明白，请莺歌姐和娘娘放心，我一会儿就去膳房给娘娘安排膳食。”

如熙当然明白，她又不是心智发育不全懵懂无知的少女，她既换了新主子，那么前主子的死活就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何况她还是被前主子打得半死扔掉的，只是心里多少有些叹息罢了。

莺歌见如熙的确没有别的想法，也放了心，又随意说了一些话就出去了，留下如熙继续砸核桃。

看看盘子里的核桃仁已经积攒得差不多了，如熙放下小锤，手撑着桌沿慢慢起身，然后端着核桃仁去了膳房，把核桃仁交给那里的大师傅处理，顺便告诉他们皇后的晚饭和夜宵的安排。

膳房里立刻忙碌起来，如熙挑了几种绿叶蔬菜，只取叶子，并让厨师尽量切细，与米粥熬成一体，只放些盐调味。

点心如熙打算准备烤馒头片，这种干干脆脆的食物对孕妇止吐也有好处，只是这东西得热着吃才香，所以并不急于一时，回头再弄也可以。

由于皇后几天水米不进，膳房这几天也就没有怎么开伙，所以这蔬菜粥用的米粥是用大米现熬的，颇花了一些时间。

等到如熙提着装有菜粥的食盒返回荣华宫的时候，皇后正处于一种饥饿状态，没人再敢给皇后吃些她现在不能吃的食物，除了如熙走时吃的那几块苹果，皇后就只喝过几口水。

当如熙掀开食盒的盖子，把热乎乎的蔬菜粥拿出来放在桌上的时候，皇后的眼睛都亮了。

几天没有吃到一粒米的人突然看到面前有一盅香喷喷的粥，任是谁都会咽口水的。

“娘娘现在有胃口吗？还是要奴婢拿到后面用热水温着，娘娘待会儿再吃？”如熙明知故问，她只是想试探一下皇后是否有主动进食的欲望，这对于孕妇来说很重要。

“先盛一点给本宫尝尝。”皇后心里小小的挣扎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抵抗不了粥的香味举起了白旗。

莺歌无比激动的奔过来，拿碗盛了小半碗端给皇后，皇后端着碗像没牙的老婆婆一般一小口一小口的吃，眼睛还幸福的眯起来。

“娘娘，要不要再加一点？”莺歌生怕皇后没有吃饱，见碗即将见底，就想去拿桌上的粥盅。

“不要了，拿后面去吧，留着回头给本宫下烤馒头片。”皇后把碗还给莺歌，抹抹嘴，又往被子里钻。

吃饱了就想睡觉，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孕妇都会这样。皇后在被子里伸了个懒腰，小心的翻了个身，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着，脸冲外，看着房间里人来人往的收拾着。

如熙拿着剩下的粥在走出卧室的时候，正好有小太监抬进来一个新的火盆，替换下房间里火势渐弱的那个。

如熙没有吭声，走出去了才叫来一个小丫头让她把皇后卧室最靠近门边的两扇窗户各打开一道小缝换气。

宫中建筑物的布局都一模一样，都是坐北朝南，皇后的卧室在东头，房门朝西开，床紧挨东墙，南北墙都是一排窗户，所以即使把窗户打开一点，也不用担心寒风会直接吹到皇后身上。

当然，如熙也是怕皇后一氧化碳中毒，她上午来的时候，这卧室里窗户紧闭，门虽然是敞着的，可却挂了厚厚的帘子，要不是时刻有人进出，这闷在房间里的皇后说不定还真的会一氧化碳中毒。

保暖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柳嫔的房间就从来没有封闭得这么严实过。



唉,可惜了,才三个月的胎儿就这么流掉了。

但从如熙的角度来看,柳嫔这样的结局也算是很正常的,她不稳定的情绪迟早会让这个悲剧发生。

作为女人,如熙很能理解柳嫔情绪不稳定的缘由是什么,但却没有解决的办法。

她虽是嫔,但对比普通人家,也就是稍有点地位的小妾,除非是极受宠的小妾,否则怀孕之后是不会得到多少特别照顾的,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妾只是正妻的生育工具罢了,没有谁会对工具投入过多感情的。

放在皇家也是一样,嫔的称号虽然好听,但也只是皇上的妾,而且还是个对自己的女人非常小气的皇上的妾,那更加不能指望皇上会在她们身上投入太多的精力。

皇上对自己的女人有多小气,在宫里这么久了,如熙多多少少也有所耳闻,毕竟宫里有的是服务多年的老人在,从他们的口里的只言片语中就能得知先皇对他的嫔妃的大方程度,当今皇上对自己的嫔妃的小气程度,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小气的到了抠门的地步。

从柳贵人升柳嫔就可以看出来,竟然能例制的太监都没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为内务院苛刻柳嫔呢。

骂老天不公?

可是这又关老天什么事呢?

大齐的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所有的适龄官宦女子都要参加选秀后才准许婚配,当她们怀揣着家族、家人和自己的美好愿望进到这里来的时候就该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的,龙床虽然舒服,却不是那么好上的。

就算千辛万苦怀上了孩子又如何,不再侍寝的嫔妃皇上转眼就忘,只能期待着自己能够平安生下孩子后换个合适的位置从此度过后半生。

每个怀孕的女人都想得到来自丈夫的关心,可是皇上不是属于任何一个女人的,何况那个女人还只是个嫔,哪怕那个女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闹得天翻地覆,皇上依旧稳坐在御书房处理国事。

如熙相信,柳嫔的事皇上肯定清楚,但他就是不来,这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他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女人得不到丈夫的关心精神出现异常而会有所心软,这已经不是小气了,而是非常的冷酷,他后宫的这些女人,恐怕除了皇后之外,没有人能够引起他足够的重视。

他是皇上,冷酷是他的专利,在美女和江山的这道选择题中,他很明智的选择了江山。

因为如熙还在乡下的时候,就曾因为京城下圣旨说要减低赋税而全县的百姓都在游街庆贺,然后没多久上面就又发了文要鼓励工商,于是余元县的那条石鼓街的铺面租金越发的水涨船高起来。

如果是一个沉迷美色、吃喝玩乐的皇帝,是不会如此紧迫的推出一个

又一个政策的。

所以如熙相信当今皇上会是个明君，只要他别在未来的日子里犯错误。

既然自己的男人是明君，那么就不要指望他同时还是个合格的丈夫，事业家庭都能兼顾的男人不包括皇上。

如此，就不要责怪自己怀孕而皇上不能探视，能够怀孕就已经是皇上的恩典，不要奢求太多。

不知道柳嫔流产之后，舒嫔会得到怎样的惩罚，皇上当初有旨，她们俩个可是连带的责任关系。

如熙悄悄的长叹一气，说是不回去看望，但难免会东想西想，柳嫔这辈子想必翻身无望了，没人会去继续宠爱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的。

不太明白这是皇上故意的行为，还是他本身的个性就是如此，不过皇上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这些女人进得宫来，就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只是不知道皇上这样对待后宫嫔妃的态度会不会引起外面大臣们的反弹？想必应该不会，一个竞争对手下台了，别的女人才有上位的机会，后宫之中从来不相信眼泪。

如熙一边拿热水温着皇后吃剩下的粥一边胡思乱想，猜测着皇上到底是个什么性格的人，说对皇上不好奇那是假话，进宫都一年了，连皇上长得是圆是扁是高是矮是胖是瘦都不知道，多少有些郁闷。

莺歌先吃了晚饭然后回来替换如熙，如熙解决了自己的五脏庙的问题后就一直留在膳房准备皇后的烤馒头片，冷硬的馒头切成片两面抹上油放在火上烤至淡黄，香喷喷热乎乎酥脆可口，但就是不知道皇后吃不吃。

当如熙端着一盘子的烤馒头片返回荣华宫的时候，她发现她又错过了一次见皇上的机会，就在她在膳房里忙的时候，皇上已经过来看过皇后并且刚刚才离开。

黑线慢慢爬下……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为什么每次皇上来的时候她都不在呢？难道这个皇上真的是长得有损环境，所以老天为了怕她受刺激而故意这么安排的吗？

“如熙，你手上拿的什么？”皇后坐在床上，两颊粉红，嘴角含春，看样子帝后的感情传闻的确不虚，皇上并不是如例行公事般的过来探视。

“娘娘，是烤馒头片，给您做点心的。”如熙把盘子拿到皇后跟前让她过目。

想必是长这么大都没见过烤馒头片这种食物，皇后很好奇的研究了一下，然后拿了一块掰了一小块放入嘴里，烤得干干的馒头片在嘴里嚼得呱呱唧唧响。

如熙眯起眼睛静静的微笑，如她所猜测的那样，现在的皇后对烘烤类



的食物没有什么抵抗力，看她吃那小烤饼时的样子就知道了，食单中可以再增加一些食物了。

“娘娘，这馒头片吃多了难免口渴，要不要来碗粥？”之前皇后还说要把那蔬菜粥留着给她下馒头片呢。

“还有热橙汁吗？”皇后拿了一块大的馒头片直接上牙咬，咔嚓一口，碎的馒头屑落了一身。

如熙脸上的笑容有些僵住了，下午的时候也是这样，皇后吃小烤片要配热橙汁，现在吃烤馒头片也要喝热橙汁，难道这两样食物配在一起味道真的有那么好？还是说这只是皇后受体内激素改变而出现的临时性的口味变化？

“有的，娘娘，奴婢这就去准备。”说是这么说，但当然不用如熙亲自动手，自有下面的小丫头用最快的速度拿了鲜榨的热橙汁来。

于是皇后很开心很有食欲的一口馒头片一口热橙汁吃得津津有味，莺歌站在边上悄悄的向如熙竖大拇指，真是太有才了，才短短一天就把忙活了几天的御医给比下去了。

如熙谦虚的笑笑，并没有表露出骄傲的神情，依旧毕恭毕敬的托着盘子伺候皇后吃喝。

皇后喜欢吃烤馒头片就热橙汁就让她这么吃吧，能找着皇后爱吃的东西不容易，一切都以过了这头几个月为最高宗旨。

“如熙，明天你安排本宫吃什么？”今晚还没有过去呢，皇后就惦记着明天吃什么了，连莺歌都有点惊讶了。

“一切以娘娘明早的情况而定，如果娘娘吐得厉害，那么仍旧是以粥食为主，要是症状减轻了，那么另有一些点心，娘娘喜欢上次奴婢给您看的那种五颜六色的小点心吗？”

“掺了蔬菜汁做的点心？好啊，本宫倒要尝尝那个点心与平日里吃的有什么不同。”皇后喝完杯子里的最后一口橙汁，把杯子还给如熙，人又往床上倒。

“娘娘，刚吃过东西，还是洗把脸再睡吧。”莺歌赶紧扶住皇后，但其实她更想把落满了烤馒头屑的床打扫一下。

“是啊，娘娘，擦个身子吧，会睡得舒服一些，要是娘娘觉得脱了衣服会冷，可以让他们再拿个火盆进来。”如熙也跟着附和，孕妇一定要保持身体干净整洁，恐怕这几天皇后都没擦拭过身子，不能让皇后就这么脏兮兮的睡下。

皇后原本懒洋洋的不想动弹，可是一会儿自己也觉得身上好像有些痒痒，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身上脏还是刚才吃的食物碎屑掉进了衣服里，有些不太舒服的又抻头又扭肩膀的。

见此情景，如熙心中有数了，转头向外面的人示意，让他们拿火盆和热

水进来。

随那两样东西进来的还有一个大屏风，展开来立于床前，热水和火盆也全部放在屏风后面，虽然门口挂着帘子，但难免下人要进出送热水，立个屏风也免得皇后春光外泄。

给皇后擦洗身子如熙就帮不上忙了，她现在不能弯腰，能做的事有限，她也就只能在边上递个衣服什么的，指点莺歌着重清洁皇后身上的一些重点部位。

擦去身上几天的污垢，换上干净的衣服，一身清爽的皇后躺在整理过的干燥温暖的被窝里很快就沉入梦乡，辛苦了这么几天，也是该好好休息恢复体力了。

收拾善后的事自然有下面的小丫头负责，莺歌牵着如熙的手回了她的房间，如熙还是与莺歌同住一间，只是这次不用再两个人挤一张床了，在莺歌的床铺对面多了一张床，改成了两人间。

这还是如熙今天第一次踏进她睡觉的卧室，见到床，如熙真的很想就那么爬上去然后一觉睡到天亮，这一天她也累得够呛，毕竟她还是伤势未愈的病人呢。

“我先帮你洗漱，上了药后就睡吧，你伤口未愈，这几天会比较辛苦，能休息的时候就尽量多休息。”

“莺歌姐，这怎么好意思呢，你也累了一天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如熙赶紧推辞，她不敢让人看到她身上恐怖的伤口。

“你自己？那你打盆热水来让我看看。”莺歌挑高一边眉毛，不怎么留情的戳破了如熙的谎言。

“莺歌姐……”如熙脸色微红的低下头。

“好了，不要不好意思了，还是我来帮你吧，要是让别人看到了，对柳嫔的名声不好，她现在的处境已经很可怜了，何必再增加一个恶名声呢。”莺歌想的更加周到，如熙也不好再坚持。

“那就麻烦莺歌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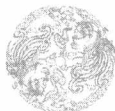
“没事儿，其实呀你恢复得越快，咱们大家越有福。”莺歌俏皮的眨眨眼，到门口招呼人送热水进来。

一桶热气腾腾的热水很快就送了进来，莺歌把房门栓上，然后再小心翼翼的帮如熙脱衣。

衣服脱得容易，可是要把身上的绷带解下来又让如熙吃了小小的一点苦头，绷带与伤口的摩擦又痒又麻，同时还冷，如熙哆嗦得不行。

绷带完全解开，如熙身上纵横交错的伤口让莺歌吓了好大一跳，赶紧搬了张凳子让如熙坐在火盆边上，拧湿巾子轻轻的给如熙清洁伤口。

“会痛吗？”莺歌的动作很慢，她很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弄破了这些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疤。



“不会，最痛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痒，又麻又痒，太医说再过几天等痂脱落了就好了。”如熙很平静的笑着，挺着背坐得笔直。

莺歌抬起头深深的看了一眼如熙，安慰的拍了拍如熙的手，“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了，娘娘不会允许的。”

“嗯。”

莺歌将巾子拧干，轻轻的吸干如熙身上的水气，然后拿出如熙放在包袱里的药膏用手指挖出一点轻轻的抹在伤口上，最后再用干净的绷带重新包扎起来。

换药结束莺歌又照顾着如熙洗脸洗脚，看着她在床上躺好了自己才去洗漱，如熙躺在被窝里看着莺歌进进出出，心里有些感慨。

姑且不论这是不是为了笼络人心而特意的举动，但不可否认，这的确让她觉得感动，要是一般的人恐怕就要发誓为皇后做牛做马，但她能做的也就是在有限的的时间里尽心尽力的服侍皇后罢了。

当莺歌最后一次出去倒掉洗脚水再进来的时候，如熙已经与周公的二公子花前月下去了。

2

早上起床花了点时间，因为如熙动作慢，而莺歌又赶着去伺候皇后，所以这早上的事就交由一个小丫头帮如熙打理，等如熙一切搞定去外面的时候，皇后的晨吐也已经到了尾声。

如熙上前看了看，皇后没吐出什么东西来，至多就是一些胃液和唾液，昨晚吃下去的食物看样子都消化得差不多了。

“娘娘吃些小烤饼再下床吧。”如熙端着昨天做的小烤饼站在旁边，一直等着莺歌把皇后收拾妥当才说话，这小烤饼就是为了每天早上的这个时候才做的。

皇后抚着胸口靠着床头微微喘气，看了一眼如熙手上的烤饼却没有表现出有食欲的样子。

“晨吐是很正常的，娘娘，大部分的孕妇早上起床的时候都会反胃呕吐，那是因为前晚吃的食物都消化掉的缘故，吃些小烤饼会让娘娘舒服一点的。”如熙把盘子又向前伸了几分，只要皇后抬抬手就能拿到。

“好干。”皇后皱眉，往床里缩了缩，依旧没有伸手。

“就是要这种没有多少水分的烤饼才有用，娘娘，您吃一块就知道没有用了。”皇后往床里缩，如熙就又把盘子递前几分。

“娘娘吃一块吧，您昨天不是还觉得好吃的吗？”莺歌这会儿站在了如熙的一边，像昨天那样，拿了一块小烤饼一掰两半，将其中一半递到了皇后的嘴边。

见面前两个丫头都如此执着，皇后心里也犯嘀咕，想想昨天，于是妥协，张开嘴把那半块烤饼叼进了嘴里细细嚼着。

这种烤饼冷了之后更加的酥脆，吃在嘴里呱唧呱唧的，而且不粘牙，嚼没几下就咽下去了，莺歌立刻将手上的另半块烤饼喂给皇后。

如熙始终端着盘子在旁边伺候着，看着皇后一块接一块的吃，这时小丫头拿来半茶杯豆浆给皇后润口，皇后看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接过来就喝了，这烤饼吃多了多少有些口渴。

“娘娘先休息一下，不必急着下床，等吃了早饭奴婢扶娘娘去外面走走。”皇后的进食量被如熙严格控制，在皇后喝豆浆的时候，如熙就让小丫头把烤饼撤掉。

皇后点点头，放下杯子，把被子拉高到胸口，放松下来。

如熙主要是从饮食上给皇后做调理，所以她成了皇后的饮食总监，皇后的一日三餐加各种点心都得由她来决定，所以当皇后吃完烤饼之后她就立刻前往膳房为皇后准备早饭。

可当如熙提着做好的小米红豆粥回来的时候，皇后正在吃着别人送来的八宝粥，那个正坐在床边悉心喂粥的老妇如熙昨天见过，是与太后一起的，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既然皇后已经有东西吃了，如熙就把手上的东西交给小丫头提下去，她则站在莺歌身边看着皇后吃东西。

那老妇喂得很慢也很仔细，一边喂还一边轻声的哄着，真的就像是自己家的奶奶在哄孙女似的。

如熙悄悄的用眼神询问莺歌，这老妇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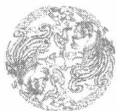
看到皇后正忙着吃，没空注意别的，莺歌凑到如熙耳边，告诉她这个老妇是太后的陪嫁丫头，叫麻姑，性格很好，人也很能干，很受太后信任和器重。

在宫里，“姑姑”这个称呼只有那些很受尊敬的嬷嬷才能享有，是一个表示地位和身份的称呼，太后的陪嫁丫头也的确是能当得一个“姑姑”的称呼。

“吃饱了？真的吃饱了？可不要安慰奴婢。”

“麻姑，我真的吃饱了，之前还吃了烤饼和豆浆呢。”

“那好，真的饱了才好，吃饱了才不会想吐，太后昨天可高兴了，晚上的



时候不但吃了一碗饭还喝了一大碗汤，真是好久都没看到太后这么好胃口了。”麻姑坐直身子，莺歌赶紧从她手里接过还剩了半碗的粥。

“都是我不好让母后受累了，母后本来身体就不好，还为我如此操心。”麻姑既是个受人尊敬的长辈，皇后自然就不会在她的面前使用“本宫”这一称呼，而是用“我”来拉近双方距离。

“只要娘娘身体健康，太后的身体也会健康的，娘娘不必介怀，现在只需养好身子，娘娘现在身子不好，皇上都不知道有多紧张，大家都等着娘娘给皇上生个大胖小子呢。”

皇后面色微红，想起昨天晚上皇上对她说的私房话，露出羞涩的笑容。

麻姑见皇后这个表情，心里也有了数，脸上也跟着乐开花，帝后感情稳固，她当然心里高兴，谁也不愿意见着皇上冷落皇后去宠爱别的女人。

“娘娘好生歇息，奴婢先回去了，明天奴婢再来看娘娘。”

“麻姑慢走，转告母后不必为我操心，我没事的。”

“好好，娘娘歇着吧，奴婢告辞了。”

如熙与莺歌一道一左一右的搀扶着麻姑站起来，并送至门口，然后莺歌留下，如熙继续将麻姑送出荣华宫的大门直到宫门。

“如熙啊。”

“奴婢在，麻姑有何吩咐？”

“娘娘现在一切安好，都是你的功劳，太后对你也很满意，在这里只管好好干，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想了。”

“麻姑教训的是，奴婢也谢谢太后的赏识，皇后对奴婢有救命之恩，奴婢自当努力报答皇后。”

麻姑似是很满意如熙这样的回答，将她的手从自己的臂弯中拿出来放在自己的手上拍了拍，“好了，就送到这吧，你快回去吧，娘娘现在身边不能离人，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麻姑慢走，奴婢不远送了。”如熙站在宫门口毕恭毕敬的看着麻姑的身影消失在假山后面。

如熙返回室内，皇后已经下床正在更衣。

“娘娘怎么这么快就起来了，有人要来吗？”

“她们先前就已经来过了，明着是来探视，其实是来探口风的，柳嫔自己不行了，舒嫔被柳嫔连累，西六宫现在只剩下四个嫔一个贵人，芳菲院里如今又没有动静，她们现在可是急不可耐。”皇后伸平手，莺歌给她系上扣子，然后抚平褶皱，扶着在梳妆台前坐下。

如熙心里咯噔一下，不明白皇后为什么突然要跟她说这个。

“如熙，你说要不要理会她们？”皇后看着镜子里的如熙。

“奴婢不懂这些，只知伺候娘娘，一切但凭娘娘作主。”如熙根本不敢靠前，只能缩在皇后的背后，镜子里只露出她半张脸。

皇后笑笑，不再多说什么，微仰起脸让莺歌给她扑粉。

梳妆一新，皇后移驾到西暖阁休息，今天外面起了些风，不宜出去，还是在暖阁里看看书画个画的打发一下时间好了。

别看荣华宫是皇后的正宫，但其实皇后主要的日常活动空间只有三个地方，厅堂和厅堂两端的两个房间。

东边的房间是皇后的卧室，西边的房间则是暖阁，白天的时候皇后可以在这里活动或小憩，冬天的时候则兼做会客室，没有谁会坐在冷风直灌的厅堂里见客的。

在如熙看来，那个房间多少有那么点多功能起居室的意思。

既然皇后已经下床，那自然不会愿意再继续呆在那个闭着眼睛都不会摔跤的空间里的，换个地方有种新鲜感也有利于保持心情舒畅。

知道皇后要在西暖阁画画，太监丫头们立刻忙碌起来，烧炕搬桌子搬椅子拿笔墨纸砚，一切准备妥当之后，皇后手里抱着手炉也在莺歌的搀扶下掀开棉帘子施施然的进来了。

如熙与莺歌一起扶着皇后在炕上坐稳，摆在炕上的小方桌子上已经备好了笔墨纸砚，但皇后却不急着动笔，反倒是拿了个大枕头垫在右肘下，脚在桌底下伸平，脸冲窗背冲人，半躺在炕上，惬意无比。

暖阁里无人说话，如熙和莺歌一左一右的站在炕边候着，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炕上，同时也照在了皇后的脸上，身上身下一阵暖融融，皇后眯起眼睛享受着多日以来难得的舒适时光。

似是打好了腹稿，皇后这才示意如熙和莺歌将她扶起来坐正，拿起笔架上的毛笔沾上墨汁，左手托腮，寥寥几笔，不多会儿工夫，一根枝干就跃然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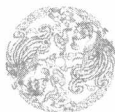
换了一支笔，沾上别的颜料，皇后开始细心的勾勒细节，她画得很专注，脸上带着恬淡的微笑，似是在描绘心中的梦想一般。

如熙不免又有些感慨，要是柳嫔能有皇后这样的心态，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结局，西六宫里的别的女人想必一定很高兴，下一个上位的恐怕就是萧贵人了，吧，芳菲院里已经很久没有新人上来了，而且她们当中也没有哪个能与萧家相对抗的。

萧贵人当然高兴，甚至可以说是高兴得忘乎所以，在刚得知柳嫔的孩子流掉的时候，她所做的是关上门窗把脸埋在被子里笑得打滚，等到笑过了瘾才重新打扮一番一脸悲泣的前往东薇宫慰问。

当然，那个时候东薇宫宫门紧闭，谁都进不去，去探视的人都只能聚在宫门口，再一番打听下来才知道舒嫔由于照顾不当受到连带责任，东薇宫即日起闭宫一个月，除了东薇宫的下人，其他人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一律不得进出。

见不到人，各个嫔也只好散去，她们的脸上虽然都是同情、哀伤、悲泣



等等的表情，可是她们的嘴角却是无一例外的上扬着，一点也看不出她们有任何的同情、哀伤、悲泣，反倒更像是幸灾乐祸。

“好了，她已经没用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了，今年上来的新贵人当中也就只有你还有希望，好好加把劲，别让大家失望。”

颜嫔的卧室里，门窗紧闭，丫头们都在门口守着，屋内颜嫔和萧贵人压低了声音密谈。

“姐姐放心，妹妹晓得，这机会来得可真是太好了。”

“哼，白浪费了那么好的药材，没想到她竟然连享用的福气都没有，早知当初就不那么费尽的四处找药了。”

“那女人本来就拒绝服药，送她药材妹妹认为其实并没有多大作用，没了那个丫头，但还有姓舒的，她也一样不会让那个女人吃下任何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过没想到，这东西一送，反倒让那女人紧张过度，哈哈，真是，连老天都站在咱们这一边。”

“不要太得意了，你也要注意，都这么久了，你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最好找太医给你看看。”

“姐姐，这可怨不得我，皇上又不是天天点我，这有一天没几天的，哪那么容易。”萧贵人觉得委屈。

“那你更要去太医看看，那个女人也和你一样是有一天没几天的，但她怎么就第一个怀上了？还不是身体的缘故，难不成那些御医太医还没个丫头厉害？”颜嫔很不满意，她家虽是江南织造，可做了这么多年，说不定什么时候皇上就要收回，有再多的钱也不如自己有一个孩子保险，她还指望萧贵人能帮她复宠呢。

而萧贵人当然也希望自己爬得越高越好，要是有可能的话把皇后给挤下来最好，不过这点她也有自知之明，帝后感情稳固，根本没有别人插入的份，她了不起做到皇贵妃，这已经是最大的荣耀了。

而她要是有一天做到了皇贵妃，那萧家说不定就能左右朝堂，如果与陆右丞相联手的话，孟左丞相那一派就根本无法再撼动他们，到时就算是皇上也只有乖乖听话的份，说不定那个时候她真的可以借家族势力坐到皇后的位置上呢。

萧贵人心里的算盘划得哗啦啦的响，面上也不禁露出了一丝喜色，颜嫔虽然不明白她为什么笑得这么奇怪，但也不认为萧贵人没把她刚才的话听进耳朵里。

“妹妹，不要怪姐姐啰嗦，姐姐也是为了你好。”

“放心姐姐，妹妹知道的，妹妹一定会把握好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的。”萧贵人伸出手握着颜嫔的手情真意切的说道。

“妹妹明白就好，那姐姐就放心了。”颜嫔声音哽咽，两个女人又是一番姐姐妹妹亲热的喊着，然后坐得更近，头挨头的商量着成功受孕的作战计

划。

萧贵人的受孕计划能否成功实施没人知道,但宫里上下都知道皇后的情况一天好过一天,虽然每天还是会有呕吐乏力,但已经不再需要御医在边上拿着药候着,而且自如熙来了之后,膳房里也没有再飘着药味,皇后每日的饮食都是一些普通的食物,而厨子每天要做的就是照如熙给的食单把各种食材重新组合一下而已。

而皇后虽说是后宫之中年纪最大的,可也只有 20 来岁,身体一旦好转起来,她自然也就耐不住再呆在房间里。

因此只要天气不错,皇后一般都会到院子里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吃水果什么的,要是天气不好,就在暖阁里看书抚琴吟诗,再加上太后和皇上隔三岔五的会送些东西过来,有了来自家人的体贴关心和下人的悉心照顾,这皇后每日都过得无比的滋润舒心,好得不能再好。

见皇后这样,再想想紧闭的东薇宫,不由得让人感叹一句,真是同人不同命!

3

天气渐冷,京城里已经陆陆续续下了好几场大雪,离过年越来越近,冬至那天皇帝去天坛祭天,回来后宫里头就开始为过年筹备起来,荣华宫里也是整日的人进人出热闹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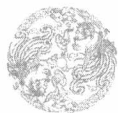
时隔这一个多月,如熙身上的伤也已好得七七八八,当初皇后是下了令不能让她身上留疤的,所以在伤口脱痂之后如熙又得到了一瓶去疤的药膏,到如今身上的疤痕已经淡得看不太出来了。

“太后驾到……”一声长调,除了皇后,荣华宫里的其他人立刻出来跪迎。

“母后,外面正下大雪,您怎么来了?”皇后在莺歌的搀扶下行动缓慢的从炕上坐起来,还没等走到门口,太后就已经掀了棉帘子进来了。

太后身上披着纯白狐皮大氅,狐毛沾了雪,进到这暖和的屋内雪花融化了,一眨眼工夫狐毛就湿成一缕一缕,立刻就被人摘了拿去外面清理,麻姑将太后搀上炕,脱了的鞋子也一同让人拿去外面烘干。

“下面刚送来了些新鲜年货,想到你这还没有,就一同带了过来。”



“既是下面送给母后的，母后自己留着吃便是，何必特意送来一趟，这外面天冷路滑的，母后要是摔倒可让儿臣怎么是好。”

“哎，只是下雪嘛，又不是下刀子，出来走走也好过一直呆在那个冷清清的地儿。”

太后这话说得可真让人觉得心酸，皇后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因为几十年后她也要住到那个地方去。

“哎？怎么只有莺歌在，那个丫头呢？”

“她去给我下碗面，马上就回来，母后可要一起尝尝？配上慢火熬的牛肉酱和牛骨汤，可香了。”

“哦？到是很久没吃过牛肉面了，好啊，尝尝，也让哀家回忆一下年轻时候。”牛肉面这种平民化食品，宫里是很少见的，这些个身份高贵的娘娘们谁乐意端个面碗吃得毫无形象可言？

但是孕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再加上这个孕妇还是皇后，就算皇后吃面吃得满头大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也没人会觉得不妥的，相反大家都会鼓掌，好啊，娘娘能吃就是好啊。

“奴婢叩见太后。”暖阁的棉帘子被人掀开，一个丫头站在门边行礼。太后正在回忆过往，如熙正好从膳房回来，从外面一路进来看着在厅堂的那些人就知道太后在里面，所以这礼行的不慌不忙。

“免了免了。”八成是看到皇后情况不错，老太后心情很好，脸上笑咪咪的，说话也和气。

“娘娘，面做好了，娘娘现在要吃吗？”既然太后在，如熙自然得循例问一下。

“拿过来吧，再多拿一套餐具，让太后也尝尝。”

“是。”如熙退下去准备，很快就有人抬了一个大的方形炕桌进来，摆在太后和皇后中间，接着有人在桌上布上餐具。

如熙后面跟着个小丫头，两个手上都端着一个大实木托盘，如熙手上是个盖了盖的大汤盆，显而易见那汤盆里装的是浓香四溢的牛骨汤面。

丫头手上的托盘里装的则是拌面的各种拌料，有牛肉酱、切成细丝的葱姜蒜和各种蔬菜瓜果，五颜六色的特别漂亮。

如熙和那丫头走到炕边将手里的东西小心翼翼的放到桌上，莺歌和麻姑各自过来伺候自己的主子，给她们捞面盛汤拌料。

太后就是尝个味道，回味一下，一碗面吃了半碗就放了筷子，然后就一直看着皇后吃。皇后自己嘶溜嘶溜的吃得头也不抬，根本没注意太后一直看着她，连面带汤的吃了个干净，末了还打个饱嗝。

“让母后见笑了。”擦了嘴，皇后很不好意思的向太后告罪。

“怎么会呢，一人吃两人养，你能吃母后才高兴，要是再像之前那样，那

母后才要担心呢。”

“御医说了，照孩儿现在的胃口来看，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现在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挑食，什么都得吃，不过现在有如熙在，孩儿也不为这个操心。”

“那倒是好，说到这个如熙，我也是很满意的，有她在你身边母后也放心，像她这样的宫里能再多几个就好了。”

“母后，这年年宫里都要送进来新宫女，仔细找找，一定能找出来个把能干的。要不孩儿给您找找？您想要怎样的？”

“倒不用那么麻烦，刻意的去找反而找不着让人满意的，而且也不知道她们的人品性格怎样，这事不急，过阵子再看看也不迟。”太后端起如熙刚放下的热茶抿了一口润润嗓子。

“好了，天也不早了，我就回去了，你好好歇着。”太后放下茶杯，招呼麻姑给她拿鞋和衣服。

“母后不多坐会儿？”

“不了，趁着现在天还亮，再过会儿天就黑了，母后现在这眼神可没有年轻那会儿好了。”

“孩儿送母后出去。”皇后作势就要从炕上下来。

“不用不用，外面冷，你可别被风吹着，要是着凉了就麻烦了，好好坐着。”麻姑帮助太后换了个坐姿，把脚垂在炕前，如熙替太后将鞋子逐一套好，然后与麻姑一起扶着太后站起来并为她披上大氅。

“那让孩儿送母后到门口吧。”皇后招呼莺歌赶紧给她穿鞋。

“哎，就这几步路，不用不用，你刚吃饱，好好歇着。”

太后扭头向皇后挥手，不让她下炕，可不料这脖子扭过去容易，再扭回来就不行了，太后只觉得脖子一阵僵硬，一种酥麻的感觉像一道激流从脖子沿脊柱瞬间直冲下肢，随后下肢无力，软绵绵的倒向如熙的方向。

“太后？！”如熙觉得自己身上的重量突然加重，一扭头，看到太后朝她倒来，赶紧半蹲着身体稳稳扶住。

那边麻姑也发现不对，也用力拉着太后，然后与如熙一道又将太后扶回炕上坐着，解开大氅，并让人赶紧去喊御医。

“母后？！”见太后突然这样，皇后也慌了神，赶紧过来察看，而太后就跟个木头人似的僵坐着一动不动。

“母后？您感觉怎么样？能说话吗？”皇后伸开五指在太后眼前晃动，见太后没有反应，急得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娘娘别太激动，已经去叫御医了，太后会没事的。”莺歌又怕皇后动了胎气，赶紧又把皇后给扶回去坐着。

暖阁里因为太后的突然犯病而显得乱糟糟的，麻姑倒还镇定，给太后